開放文學 -- 江湖俠義 -- 七劍十三俠
第六十回 徐鳴皋二探寧王府　朱宸濠叛逆動刀兵

卻說正德天子觀罷這篇一十二人聯名公表，心中知曉宸濠必在早晚興兵叛逆，隨命東廠太監張永將黃三保發刑部三法司審問。黃三保知事機敗壞，倒不如實言招認，免受刑罰。隨把宸濠劣跡，一一招將出來：如何私造離官金殿，如何僭越天子儀仗，如何招兵買馬，如何積草屯糧，如何交通內監，如何暴虐良民；封某為軍師，封某為八虎將，某處暗通山賊，某處結連海盜；朝廷官員，半是寧玉耳目，各省疆臣，盡是宸濠心腹。　　張永得了口供，仍將黃三保收禁天牢，回宮覆旨。天子大怒，便要親統六軍，前往問罪，遂自封為“總督天下兵馬神威天府大將軍”之職。當有三邊總制、都御史楊一清奏道：“陛下乃萬乘之尊，豈可親臨戎幕。況寧藩反跡雖露，尚未明目張膽，興兵犯界，是宜密為預備，各處戒嚴，待他反情明見，然後命王守仁、俞謙，足可制之。”早有朱寧、張銳得知此事，又差人到江西報信。

寧王連接朱寧、張銳來書，知黃三保失事，並有俠客在太和殿私貼表章，天子又知底細，慌忙與李軍師商議。自然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們就此興隆起手。只是余半仙的招魂就戮大法日期未滿。若得先除這班惡黨，然後興兵，便可長驅直入，免了許多掣時。”寧王道：“他們不過負隅自保，諒亦不敢出來阻撓我軍。”李自然擇于三月初三興兵起手，大事必成。一面向各處征調兵馬糧餉，准備軍裝一切，連連操演人馬。

早有探子報到趙王莊上，說連日各處有兵馬到來，城中忙亂異常，莫非早夜要來侵犯我莊。一塵子聞報，吩咐眾人小心把守。探馬途中相接，一連半月，疊報陸續共到二十余萬。在瞭遠臺上將瞭遠鏡看去，那南昌城內城外的營盤，扎得密密層層，營中日夜操演軍馬。一塵子看到教場之內，就把瞭遠鏡遞與鳴皋，道：“徐賢侄，你看奇麼？他各處營中俱皆在那裏操演，偏偏教場中不操，卻扎個蓮花大營，這是何意？”鳴皋接了瞭遠鏡，看了一會，道：“二師伯，這不是營帳，卻是個茅篷。四圍不用旗幟刀槍，盡插皂幡，而且周圍兀門萬戶，望去愁雲密布，殺氣騰空，莫非煉甚麼妖法的陣圖？”一塵子道：“果然，我也這般想。又是余七在那裏不知搗甚麼鬼，待我今夜去探他一探。”鳴皋道：“二師伯去時，小侄同去。”一塵子點首道：“只是須要小心，不可使他知覺。”

各人下得臺時，只見霓裳子到來。一塵子道：“賢妹因何今日方回？其事如何？”霓裳子把京中之事細說了一遍，“後來繞道南海，今與七弟同來。玄貞子兄不久也要到此。途中又遇見了河海生，現今皆在廳上。”一塵子領了一班豪傑同來相見，徐鳴皋與徐壽先拜見了海鷗子，又與河海生相見。見他生得修眉長目，方面大耳，三縷清須，一表非俗。趙員外擺酒接風，眾豪傑雄談闊論，傳盞交杯。徐鳴皋自與海歐子敘闊別之情，霓裳子講說私進王宮、太和殿粘貼表章之事。及至酒闌席散，天色已晚，各人皆謹守職司。

到了二更時候，一塵子同徐鳴皋扎束停當，皆是短衣窄袖，軟底驍靴，一個帶了寶劍，一個插著單刀，徑到南昌城來。只見城外盡是營盤，周圍有二里之遠。一塵子道：“賢侄營帳上面行得麼？”鳴皋道：“小侄本事低微，雖則勉強走得，只恐驚覺他們，不如從民房上走了罷。”二人遂轉到北門外大街，上了屋檐，連竄帶縱，越城而進。鳴皋在後面看那一塵子，宛似點水蜻蜓，一躍十余丈，正如一道青光，莫說聲息全無，風都沒有，難辨人形。一塵子頻頻等待，鳴皋尚要竭力追隨，暗暗喝采道：“好個健和尚，名不虛傳！”

轉眼間已到教場。一塵子同了鳴皋伏在敵樓之上，向下面望去，只見中間一個極大茅篷，扎得饅頭形式，約有五畝之地。上插三百六十五面皂幡，點著一百另八盞綠色的幽魂燈。茅篷周圍立著似人非人、似鬼非鬼的，約有二三刃個，都是黑衣紅帽，動也不動，亦不開口，覺得陰氣逼人，一塵子也不敢下去。望到茅篷裏面，兀門萬戶，灣環曲折，時見火光閃亮，不知中間是些甚麼古董。二人猜疑了一會，覺得膽寒起來，遂悄悄的出得教場。見那街上邊巡夜兵丁，馬的馬，走的走，一隊來，一隊去，防嚴得十分緊急。

鳴皋暗想：“今夜有他在此，何不進宮去一探小舫？”遂向一塵子說明心事。一塵子道：“進去何難，只恐無益。”鳴皋道：“我們見機而行，小心在意便了。”二人就在瓦房上面進得王宮，一路望御花園來。經過妃子宮院，望去那院內燈燭輝煌。二人俯身張看，只見一個女子，年紀不過二十左右，生得十分俊俏。桌上鋪著一張畫圖，鳴皋眼力仔細，看那圖上畫的都是屋面。那女子忽然將畫圖凝神細看，好似驚訝的光景。鳴皋依著女子看的所在望去，見畫圖上的屋上，卻有二人伏著，內中一個頭帶武生中，一個卻是光頭。鳴皋本性聰明，心中便就疑惑，有意將頭搖了幾搖。只見那畫圖上帶武生中的，也在那紙上搖動，不覺吃了一驚。這一塵子早已知覺，將鳴皋一扯，輕輕說一聲：“快走！”說時遲，彼時快，但見那女子伸手下去抓一把不知甚麼東西，向著庭心一撩。

一塵子見勢頭不好，一手扯著鳴皋便走。只見庭心中飛起一片黑煙，到了半空忽然散開，好似摔網一般，從背後直搭過來。幸而走得快，只將徐鳴皋的一頂武生巾卷去。

二人亡魂喪膽而逃，出了城關，到了郊野之所。一塵子道：“好利害，這個甚麼妖法？幸我這一躍足有十五六丈，還只相去得半步。若然這一躍近了一尺之地，我二人皆被拿住矣！”鳴皋道：“他只看了這紙，那屋面上的動靜，盡皆得知，此是何法？”一塵子道：“總之皆是邪術。若非會道術的人來，斷難抵敵。你看方纔的光景，險也不險？只須玄貞大哥到來，方可破得他們。”

二人一路回轉趙王莊上，天將明亮，眾英雄起身，皆來問候。一塵子把昨夜之事說了一遍。鳴皋問道：“玄貞大師伯的道術，比著傀儡生如何？”一塵子道：“各有所長。

若講劍術精明，玄機參悟，掐算陰陽，預知凶吉，乃玄貞獨臻其妙；至于呼風喚雨，撒豆成兵，卻讓傀儡生為第一。”鳴皋道：“我看老奸的行為，即日便要興兵造反。不然如何各處調那兵馬到來，目下約有四十余萬光景，日夜操演，其勢十分緊急。豈有為了此處村莊，如此興兵動眾之理？”眾人都道有理，“我們等他出兵，打他一個出軍不利。

我們也須操演軍馬，准備廝殺。”趙王莊、劉家莊，遂皆日日教演兵馬。一切軍需糧餉，皆調度舒齊。但等寧王起反，便要殺個下馬威兒。豈知他們卻要收拾完了你們的性命，然後出兵，眾豪傑那裏知道。

不覺光陰如箭，已到了二月初頭。余半仙祭煉招魂就戮大法，已到了九十日。這些柳樹刻成的木人，手足都會灣動起來。只少十天工夫，便能一霎時盡殺二莊一萬余人性命。誰知天不從人，卻好來了玄貞子、飛雲子、凌雲生、御風生、雲陽生、傀儡生、獨孤生、臥雲生、羅浮生、一瓢生、夢覺生、漱石生、自全生到來相救，破他招魂就戮大法。徐鳴皋要三入寧王府內，救出小舫等三人。這就是十二俠士與七子十三生大會江西的故事。余半仙兄妹要與傀儡生大賽道術，天翻地覆的一番大斗。寧王興兵造反，楊一清拜帥，兵敗而回。